

读诗小札

江南有丹橘(一)

(古典主义作者) 松庐

《唐诗三百首》首篇便是张九龄的《感遇》二首,对此历来众说纷纭。或曰应循唐诗演进,选取初唐四杰开篇。又云编排既不按时序,何不径选唐诗巅峰李杜?若欲究源穷理,还得从编选者衡塘居士说起。

衡塘退士孙洙,清康熙年间无锡人氏,平生三为县令,间又屡任学官,素以淳德教化为己任,平生夙愿为万千蒙童编选一部纯正唐诗读本。自宋以来,长期存在唐宋诗之争,钱钟书先生曾有断语:“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,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。”可见,两者之争,并不是简单的时期之分,更是体调与风格的区别。孙洙所处之时,诗学繁昌,唐诗派的王士禛神韵说、沈德潜格调说先后主盟坛坫,而宋诗派的袁枚性灵说、翁方纲肌理说也已萌生,唐宋诗之争日趋激烈。作为唐诗派坚定拥趸的孙洙,深受神韵说影响,以盛唐诗为宗,多选空灵超逸之作,且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大归。由此,开创盛唐之音的诗坛宗主、诗风以清幽雅正见长的张九龄率先开篇,便是情理中事了。

张九龄,字子寿,先祖于永嘉南渡迁至广东韶州曲江。张九龄是开元全盛期最后一位名相,也是历史上首位江南籍宰相。他位居枢衡,道德、文章、才识兼备,尤以“直气铮铮”的曲江风度为世所重。在他身后,每有荐相人选,玄宗总问“风度得如九龄否?”王维曾献诗称颂:“侧闻大君子,安问党与仇。所不卖公器,动为苍生谋。”对张九龄钦佩不已。杜甫晚年作《八哀诗》叹旧怀贤,组诗末篇即为感念张九龄。“诗罢地有余,篇终语清省”、“乃知君子心,用才文章境”,对张的人品和诗才敬崇备至。

张九龄的诗文直写胸臆,融情人景,去繁彩而存绮秀,集兼济与独善于一身,充盈着盛唐独有的“英特越逸之气”。他的诗作以五言为主,清远秀拔,细品如玉磬含风,高韵逸响,非惟隽婉,且见神骨,看似质朴浑成,实则思深力道。胡应麟《诗数》评曰:“独曲江诸作,含清拔于绮绘之中,寓神俊与庄严之内。”

张九龄一生宦海浮沉,三起三落。开元二十四年,58岁的张九龄遭

李林甫、牛仙客等门阀权要攻讦而罢相,次年贬荆州长史。调居期间,张九龄不胜慨叹,托物寓意,写下五言古诗《感遇》十二首。

入选《唐诗三百首》之其一:“兰叶春葳蕤,桂华秋皎洁。欣欣此生意,自尔为佳节。谁知林栖者,闻风坐相悦。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。”以春兰秋桂的丰茸皎洁自喻,自生自荣,不为物染,全诗哀而不怨,散淡道来而余音怅触不尽。第二首为《感遇》之七:“江南有丹橘,经冬犹绿林。岂伊地气暖,自有岁寒心。可以荐嘉客,奈何阻重深。运命唯所遇,循环不可寻。徒言树桃李,此木岂无阴。”前四句咏橘见志,“岁寒心”直抵诗旨所在。五、六两句侧写丹橘虽美却进献无门,自述怀才不遇、佞小蔽贤。七、八两句感叹天意难问、命运多舛。结尾两句最是绝妙,以桃李的阳艳喧闹,反衬丹橘的寂寞高洁,冷然一问,正可见出失意寒士的本色——悲愤之中的强项不屈。

张九龄诗作入选《唐诗三百首》之中的,还有一首五言律诗《望月怀

远》: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情人怨遥夜,竟夕起相思。灭烛怜光满,披衣觉露滋。不堪盈手赠,还寝梦佳期。”此诗历来家传户诵,脍炙人口,多被认为早年游宦羁旅所作,而高步瀛《唐宋诗举要》则言亦作于荆州,意以芳草美人之情比忠贤去国之思。此说是否附会,也就见仁见智了。

张九龄贬居的荆楚之地,正是昔日屈子行吟之处。屈原《九章》其八《橘颂》: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;守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;绿叶素荣,纷其可喜兮!”此为诗史中的“咏物之祖”,诗人讴歌橘树的独立不迁、坚贞不移,自抒其志。

千年之后,张九龄在此地写下“江南有丹橘”篇,当是触景伤情,赋诗明志以法前贤。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辨析张九龄与陈子昂的《感遇》诗,谓“曲江之《感遇》出于《骚》,射洪之《感遇》出于《庄》,缠绵超旷,各有所至”,点明了张九龄与屈原之间的渊源。一株丹橘,一样情愫,留下了两千首千古名篇,是为丹橘之幸?抑或诗家之不幸?

青年文学巡礼

甜面

郭佳乐 (来自台州学院鹿路文学社)

三岁的时候,奶奶因为癌症死了。父母工作繁忙,爷爷还沉浸在悲伤里,我就被寄养到了表弟的奶奶家。从此,我多了一个喜欢给我做面吃的奶奶。

我喜欢吃面,尤其偏爱用拉面的面条做成的甜面。

记忆里对甜面的印象是一张动画。农村里晚饭吃得早,太阳刚到山头,奶奶就开始生火做饭了。小孩子对腌泥螺、三鲜汤不感兴趣,奶奶就常常做甜面给我吃,面里还有两瓣蜜橘——从家门口摘的。

我是爱闹的,奶奶那一把木制的红色摇椅,是为数不多能困住我的东西。每到饭点,奶奶会把我抱起来,和我一起坐到摇椅上,用小熊碗给我喂饭吃。家里几乎是不常用白砂糖的,奶奶嫌它只是纯甜,舂得慌。金华的手工红糖,倒是常常出现。甜面是黄粉色的,我碗的碗底也是黄粉色的。

摇椅上,奶奶抱着我,太阳还没落完,山头愈发黑了,夕阳透过木窗的罅隙,把光送进来,我和奶奶说:“啊娘,我们的腿是金子做的!”

到了小学的年纪,我去了城里,走了家门口那条泥路。

一次同学过生日,我骑着刚买的自行车到他家去给他庆生。路上忽然下雨,没带雨衣和雨伞的我在新修的公路边上张望,想找个避雨的地方,忽然看到了奶奶住着的村子。我骑着车往奶奶家去,路很平整,也没有泥巴。沿路的落地房都被防盗门、玻璃窗封锁着,霎时,我不知道该往哪去了。好在家门口菜地上种的那棵橘子树还在,我敲门的时候,奶奶也在。

奶奶从房间找到了一件弟弟的衣服给我换上,我也给同学打好了招呼。等雨停的时候,我们两人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,面面相觑。空气湿湿的,我身上也觉着黏糊糊的,浑身不自在。奶奶问我的事情,说来就是那几件事。我用我蹩脚的方言努力地回答她,她也就只能勉强听懂个大概。问完了,也就又沉默了。很快,雨停了,我和奶奶匆匆告别,骑着车逃了。

前年过年的时候,父母带我去奶奶家过年。奶奶问我要吃什么,我说想吃甜面。奶奶说,菜场很久不卖那种面了,而且红糖前两天刚吃完。我愣了一下,说没事,让只管做就好。奶奶拗不过我,便转身进了厨房。

我坐在客厅大沙发上,想象着当锅里的水烧开后,奶奶会抓一大把乳白色的面条放进翻滚着的水里。从锅底爬来的水泡在水面破裂,包裹着面条翻滚着,水开始变得半透明,紧接着放一块手工红糖,红糖逐渐分解,红褐的糖变成无数的丝线快速席卷锅铲,裹挟着面条。然后乳白的面条变成了黄粉色,我的碗也随之变色。

“吃面咯!”奶奶的吆喝打断了我的幻想。我低头看了看,是漂亮的瓷碗,也是白色的碗底,吃进嘴里,甜甜,是白砂糖;至于橘子,去年霜冻的时候树就死了。

冬天的太阳早早地落山,吃面的时候天空早就灰蒙蒙一片。我故作随意地提出说想躺那把摇椅,奶奶说连客厅的沙发都已经退休了,那把椅子当然也一起扔掉了。阿姨在一旁补充到,说那把椅子少了一条腿,不稳妥,容易摔。餐桌上,亲戚们聊着家长里短的琐事,偶尔提到了我和弟弟,问我的还是那几个问题。回答完了,我只顾低头吃,大家也就没再提了我的事了。

不一会儿,汤上桌了。给大家盛汤的时候,奶奶说碗不够了,叫我去厨房拿个碗。我起身走向厨房,走在刚铺好瓷砖的地上,感觉不踏实。当我打开碗柜,俯身拿碗的时候,在碗柜的显眼处,放着我的碗,和别的碗不一样——碗底朝上。

我的碗,缺了一个耳朵,碗底,黄色。

茶言观摄

杜鹃花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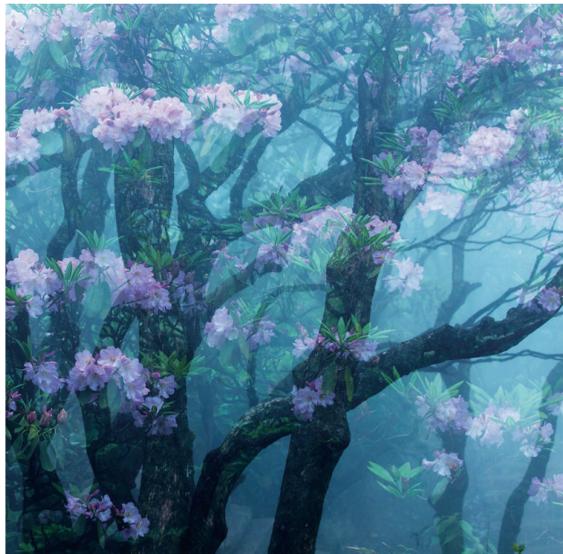
谢萌芽 摄

天台华山顶景区的云锦杜鹃,这两天盛开了。因为气温升高,原本花期在5月的云锦杜鹃得以提前盛开,预计在5月,花将开得更盛。

“苍干如松柏,花姿若牡丹”,华顶的云锦杜鹃树,平均树龄约有200年,最老在1000年以上,堪称“华夏一绝”。其数量之多,花色之美,实为罕见,堪称天台的一朵“奇葩”。

再美的摄影作品,都无法传递花香。趁着天气正好,不妨去华顶赏花吧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

涉笔成趣

木质老屋声声雨

(乡村野吟者) 刘从进

雨不期而至,“咕咕咕”地落在窗外的玻璃平台上,忽然“突”一声,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这样的雨不大不小,江南春来时总会下几场,往往从午后到黄昏,一声声沉沉实实地打在心坎上。此时,我喜欢往深山里找一山村,在老屋檐下听雨。

今天,去了一个叫紫云山的村庄。山村已寥落,一些残存的木质老屋乌黑瘦瘦地横陈着,烟笼雾罩,湿漉漉的,随处都是滴滴咕咕的檐头落雨声。这深山幽谷没有尘世的喧嚣浮躁和忙碌不安,是雨最古老的领地,响着最初雨声。

走过一处老屋,已无人住,深关着门,一任雨从檐头下。墙脚几个石凳子,还有一块上了青皮的泥,在陪着听这雨。雨线成串,雨滴独立成珠又成行。檐下的水沟已经没有了,雨滴落在硬邦邦的土上,“突突”四溅着碎成数瓣。

我要找一些独住的老头或老太太,跟他们一起听雨,也听听他们的故事。绕进一处老屋,廊下站着一个老头,八方无主地看着院子里自己种的土豆生长,蚕豆结果。以前的道地,现在半成菜园了,几棵野草挤进屋檐下,快要攀附到旧窗格上了。廊下横七竖八堆着

一些旧农具。堂前的神龛里摆放着祖先遗像和很小的观音像。所有的木质老屋都有一个堂前,摆放着祖宗的牌位,祖先是我们的图腾。

一口旧捣臼,被主人空坐了二十年,此刻还在陪着他听檐头滴落的雨声。雨声徐徐:滴答,滴答,滴滴答答……极有规律地从檐头落在下面的水沟里。雨滴是有形状的,圆润丰满;声音有触角,长着毛,透着凉。水沟边,裸露出一团金黄的泥和一块褐色的卵石,雨滴不小心落在硬硬的卵石上,便“啪”的一声摔得粉碎。道地上有一些不平的水洼,雨落在上面,冒着泡,发出咕咚咕咚声,那种被抛去外壳的裸体般的声音一下一下地灌进心里。

老屋旁站着一棵老樟树,也在默默淋着雨,满树挂满了孤独。它刚在春天里换完叶,落了一些老枝在道地上。枝上长着刚换的嫩叶,还有细芽呢,鹅黄淡红的,被雨打下来,连连带水倒在院子里。

山村寂寞的老屋,蓄着比别处更多的雨和雨声。瓦背上还有点“踩踩”的小孩脚步声,这边走来,那边走去。坐在屋檐下,整个人被包裹着,内心安宁,没有了光阴的紧迫感。雨日,原本是安息日;雨声,是世界上最原初

笋。诗经大雅:“其藪维何,维笋维蒲。”可见古人也把竹笋视为上好的蔬菜。据说宋朝苏轼也是食笋专家,平时我们若是碰到笋是苦的,就会扔掉。可他吃苦笋都不排斥,有句诗云:“久抛松菊犹细事,苦笋江豚那忍说。”它对苦笋都念念不忘。笋是他餐餐不可缺少的美食。有诗为证:“无竹令人俗,无肉使人瘦,若要不俗也不瘦,餐餐笋煮肉。”足见他对应笋有多爱。明代诗人张廷登也爱笋,有诗云:“樽开小酌笋犹肥。”他觉得此时笋最肥,做成菜肴,小酌一杯胜似仙人。这笋在我的家乡还有点特殊意思。在我老家,姑娘白美,就用“雪白笋嫩”形容,原来啊,剥了黄色的外壳的笋露出雪白鲜嫩的肌肤,有点像十八岁的姑娘靓丽。如果小伙子长得清瘦挺拔就被人称为:“笋桡样”。在《剪刀余话》里,古人还形容妇女手指的美像刚长出来的春笋,尖尖的,细细的。“秋波浅浅银灯下,春笋纤纤玉镜前。”

的音乐和节律。我想,这个世界在形成时一定下了好多雨,而人最好的住处就是这样的木屋。

老头说自己七十多了,身体不好,老太婆早几年生病死了,两个人都在宁波打工。他欣然接受了一个人的老年生活,说年轻人呆在山村里是没出息的。

他跟我说,村里有一幢三层楼的老木屋,是以前地主家的,山村里很难找。说完,从屋里拿了伞,带我去看。这曾富庶人家的四合院木质老屋,三面倒了,只剩围墙,我墙上站着高大的野草正颤颤巍巍走钢丝般的,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摔死在地上。只有一面老屋还在,灰色的板壁上写着三个人的名字:王则春、王继春、王宇春。檐头的雨线一串串穿梭织布似的,却找不到下面的水沟了;雨落不了地,布成了帘子,要去遮挡住这天空。天井里已经养着了一院的野草,蓬蓬勃勃着,草叶上一片“沙沙”声,它们不等雨落地就把它分解了,让雨失去了坚实的归处和铿锵的声音。一边分解着,一边淋着冷雨,慢慢在时光里消失,这是老屋当下的生活。

一座一座的老屋,有些已空了,有些住着单个老人,有些住着老夫妻

笋有冬笋和春笋,尤其是春笋脆嫩鲜美,可嚼出清香和甘醇来,有人称为“素食第一品”,觉得世上没有比春笋更鲜美的蔬菜。

笋是至鲜至美的美食。特别是黄泥笋更鲜得呱呱叫。有一年,我去天台杨丰山看油菜花。一村民扛着一篮的春笋回家,倒在道地上,外壳黄黄的,上圆下尖,底部雪白雪白,大小不一,还沾有黄泥。我就凑过去,捡起一支,问:“你好,这笋刚挖新鲜,我想买几只,卖不?”他摇摇头表示不卖。我有点失落,握着春笋舍不得放下,此时从屋里走出一位七十岁的老妇人,清瘦修长,满头银发。大概是他的老伴,笑吟吟对我说:“不卖的,今天是周末,等会儿儿子媳妇来,送给他们,带到城里去。你喜欢,我送你一支吧。”随即,她弯下腰捡起一支递过来,这哪敢要?“送,我是坚决不要的,我们也不称就估个价,给你二十元。可否?”我从包里掏出二十元钱递过去,“哪值那么多钱,十元就够了。”她

食味人心

好竹连山觉笋香

(涂鸦生活的点点滴滴) 王凤仙

小镇靠海靠山,一年四季山珍海味尝不尽。

春天一到,雨淅淅沥沥漫天飞舞,那些树啊草啊,花啊被雨滋润过后,都想展现自己的美,不是吗?小草疯似的从地底下钻出来,百花纷纷赛美,竹笋儿也会像参加马拉松赛跑噼噼啪啪地从地底下冒起来。笋还有个很优雅的名字叫:小青青姑娘。是否特别有江南的味道?

“尝鲜无不道春笋”,春笋是时令美食。味道清淡而鲜嫩,营养丰富,含有充足的水分、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。中医说,春笋还是良药,春笋味甘性寒,具有利九窍、通血脉、化痰涎、消食胀等功效。

这个时候上街买菜,我总不忘买一些春笋回家尝尝鲜。春笋炒蘑菇、笋丝炒咸菜、春笋炖排骨、油闷春笋……总觉得春笋不管搭什么,烧起来都好吃,鲜美中带有一丝的清甜,笋块咬起来嚓嚓声,好听又带劲。

不光我爱吃春笋,古人也爱吃